

看到杜鵑花，才想到現在校園裡又該是杜鵑盛放了把？學校裡的生活是真純美好的，但四年就這樣匆匆地過去了，當初偷爬到系館的屋頂上所刻的「到此一遊」不知還有沒有留下字蹟呢？

Quantum Mechanics

• 陳民堅 •

畢業雜感

上說 Wave packet 是會著隨時間而 Spread out，可不是嗎？才沒有多久班上的同學就已經這樣分散了，但別爲了分離而嘆息。能不說散得偉大？散遍了全島各地，又有的渡過海峽戍守金馬，或是在東引當了英勇的反共救國軍，更有的跨過了太平洋。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同學可以看得見太陽，斯乃日不沒之班也，Bravo！在全球各地的台大物n分班以後將愈設愈廣，會不會更踏上了宇宙中別的星球呢？因爲 Wave packet 是會 Spread 到 Infinity 的。並且穿上中華民國國軍制服的男同學都幹得有聲有色，獲得不少榮譽；在系裡爲台大物五還保留了一塊園地的同學創下了高分的紀錄；出國的女同學更獲得了 Straight A 的成績。這日不沒之班畢竟是在地球的二面都能放出光芒，希望這光芒更能在無窮的時空中日益擴大。

剛一考完畢業考的時候真是茫然的，想想自己在四年中到底獲得了些什麼呢？這樣就離開了學校嗎？看看自己的學士照，難道學士就是這樣的嗎？捨不得離開學校，也不知道一個新的環境裡去會遇到些什麼。但假如每人進了學校都只留在學校裡，學校又有什麼用呢？又假如每個人學物理都是只純粹地爲在實驗室研究室裡研究，沒人把成果般給世界，學物理又有什麼用呢？由於 Uncertainty Principle, Complementarity Principle 許多 Complementary Variables 是不可兼得的。有着無窮多的前程在等待着，人生該是多彩多姿的，各自奔向前程吧！分離了也不是離羣索居，隨時隨地都有新的可愛的環境，有無窮的機會去充實。四載同窗的 Wavepacket 總是會散的，但在大家重聚之前希望是「身雖別，心不攜，望天涯若鄰比」好爲國逞岐嶷。

分散了幾個月，並不是每個人周圍環境中讀書空氣的分子都很濃厚，也許久之就 Diffuse 完了，也是一種物理現象。但如 Plasma Physics 中可以用 Magnetic Field 將 Ionized Gas 限制起來，Nuclear Physics 中的 Short Ranged Strong Interaction 可由 Meson 傳播。台大物n真誠的友情應該是 Long Ranged Strong Interaction 的，而讀書空氣的分子也是由某 Field 來作用而不致 Diffuse 的，於是就想到 P-meson Field Theory。各人讀書空氣的分子可以由 P-meson (Postage) 來傳播 Long Ranged Interaction 而增加濃度。畢業以後，吵架會散了，習題製造中心也休業了，唸起書來總是不容易相互切磋，就要靠綠衣天使傳遞的 P-meson 了。此外，P-meson Theory 更可以 Generalize 到許多方面去，到目前爲止總共發現了三種 P-meson 是 P^+ , P^- , P^0 ，其 Interaction 之強弱

，Absorption 和 Emission 的情形等等則要視 Wave Function 而定，此 Wave Function 則有許多 External 和 Internal 的 Variable，各位不妨去推理發展一番。

生活在東方和西方生活同時存在而還沒有完全融合的時代，既想享受一下東方人林泉詩酒的遐逸，又要分秒必爭地求取進步；既想渡海去探討新學識，又想和家人團聚，享受天倫之樂，侍奉父母，報答養育之恩，這些在目前也許是 Complementary Variables，但不是絕對的，又何妨去努力推翻這方面的 Complementarity 呢？並且也不是完全不可兼得，縱然在不違反 Uncertainty Limit 下，還是可以酌量而取的。閒情逸緻不是生活的全部，否則世界沒有進步，而在一分一秒的競爭中也得有休息的時候，正如有強音，有弱音，也要有休止符才能構成一個完美的樂章。由樂章想到了貝多芬，他那偉大的第九交響曲並不必要自己聽見，而許多偉大的事業也並不見得是要自己享受到的。他們有幹的優勁但他們並不優，也不是拋棄了自己的一切，他們的心靈是永不空虛的。

出國留學只是暫時地離開了家，總是要回來的。每個人都願望能夠回來的時候好好地侍奉父母，這願望還是可以達成的，並且在外面學有所成，子女雖不在身邊，做父母的心中還是略有安慰的，所以該離家求學，還是早去早回。但渡過太平洋跨上新大陸到一個新的環境中去奮鬥，也許將是人生旅途上艱難的一段路程。我覺得自己受到生命之主的賜與已經很多了，要珍惜，肩負起這些賜與也是一件戰戰兢兢的工作，但唯有小心努力地奔向前程，才能找到生命中無窮的寶藏。可歎爲什麼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呢？

我們班訂下了十年之約。現在已經剩下八年多了，那時候大家再在日月潭畔相見，會有多少變化呢？自己會不會一無所成而愧對大家？但也還是得出席的，別缺席了任何一次的旅行。現在縱然大家分散了，旅行却不因畢業分散而遜色，反而將更盛大，我們將可以由各分班旅行，同一天的遊蹤橫跨亞歐美三洲，Bravo！

在這個地下的碉堡，或是「洞房」裡點了蠟燈，亂塗了一大堆，再看看又分文不值，無非是取了思潮的點滴，信口胡說；無非是想聊以克服一些心中怯弱。假如還浪費了「Space-time」寶貴的 Space 與編者寶貴的 time 的話（但我想這偉大的刊物 Space-time 大概已不可用 non-relativistic approximation 分成刊物的 Space 與編者的 time），而各位看了覺得可笑，就不妨一笑吧！笑，亦可延年益壽也。